

〈梅妃傳〉中的鏡像托喻手法

趙修霈

摘要

宋傳奇〈梅妃傳〉雖不以「楊貴妃」為主角，但其實是透過貴妃故實設想根本沒有的梅妃故事；同時以〈梅妃傳〉文本為鏡，安排了三個層次的鏡像修辭手法：一是〈梅妃傳〉將白居易詩作〈長恨歌〉、〈上陽白髮人〉視為創作梅妃的重要參考，在〈梅妃傳〉中投射出相應的人物與情節；二是〈梅妃傳〉寫梅妃為梅花的化身，因此梅妃品格的高潔是重點之一，而楊貴妃在〈梅妃傳〉內雖未強調其性格喜好，但以〈梅妃傳〉為鏡，呼應楊貴妃在前文本中楊花水性、輕薄俗豔的特質；三是「史鑑」的功能，藉著玄宗為俗豔楊花的貴妃疏遠高潔梅花的梅妃，呼應史書中玄宗對父親不孝、對兒子不慈的記載，映襯出玄宗才是真正必須為唐代國勢的衰敗負責之人。

關鍵詞：楊貴妃、梅妃、江采蘋、梅妃傳、宋代、傳奇

2012/02/18 收稿，2012/06/24 審查通過，2012/06/30 修訂稿收件。

* 趙修霈現職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 感謝本文的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本論文獲國科會計畫編號 100-2410-H-020-018-補助，特此致謝。

Mirror Image in “Mei-Fei Legend”

Chao Hsiu-pay

Abstract

The protagonist in “Mei-Fei Legend” is a sharp contrast to the historical figure Yang Gui-Fei.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Yang Gui-Fei and the poems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nd “White-Haired Woman of Shang-yang Palace” by Bai Ju-Yi, “Mei-Fei Legend” means to mirror history and reveal the main cause of the collapse of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plot and characters in “Mei-Fei Legend” so as to see how they mirror history and in turn reinterpret it. If Mei-Fei symbolizes integrity and decency, Yang Gui-Fei is the total opposite of her. By using a “mirror image”, the text implies it is Tang Xuan-Zong who chooses Yang Gui-Fei over Mei-Fei and if he that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n-Shih Rebell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Yang Gui-Fei, Mei-Fei, Jiang Cai-Pin, “Mei-Fei Legend,”
Song Dynasty, legends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Pin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前言

玄宗貴妃故事，自中唐以來便是文人創作的常見題材，¹五代、北宋詩文仍多以此為主題、背景，而宋傳奇〈梅妃傳〉²雖同樣以唐玄宗為背景，但脫離以「楊貴妃」為主角的寫作，反而另述唐玄宗的另一寵妃——梅妃江采蘋，在以玄宗貴妃故事為主的〈長恨歌〉、〈連昌宮詞〉、〈長恨歌傳〉、〈楊太真外傳〉等一系列敘事詩或傳奇中，更可見〈梅妃傳〉的獨特。

事實上，梅妃能從眾多以楊貴妃為主角的文本中出場現身，正有賴於前代豔稱的貴妃，也就是說，〈梅妃傳〉其實是透過於史實有的貴妃故實設想根本沒有的梅妃故事。以〈梅妃傳〉為文本之鏡，透過梅妃的遭遇及角色喚起前文本中貴妃的種種形象，進而凸顯虛實兩者一正一反的差異。

為此，本文藉著「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的修辭手法，探討〈梅妃傳〉以〈長恨歌〉為主的情節投射，再以古籍中以「鏡」為喻的兩種概念：洞察及

¹ 陳寅恪 Chen Yinke:《元白詩箋證稿》*Yuan Bai shijian zhenggao* (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 2001年4月),頁45。汪辟疆說:「楊妃事,為唐人豔稱。大歷以後,其見於歌詠叢談者尤備。」見汪辟疆 Wang Bijiang 輯校:《唐人傳奇小說》*Tangren chuanqi xiaoshuo* (臺北[Taipei]:世界書局[Shijie shuju], 2000年12月),頁123。

² 李劍國將《梅妃傳》視為唐代曹鄴所作的傳奇小說,他認為《梅妃傳》在宋時僅見《遂初堂書目》著錄,且前後皆為唐人書,再加上陶宗儀《說郛》卷38題唐曹鄴為作者;因此認為魯迅稱此傳為宋人偽作的論點頗誤。故而其《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及《宋代傳奇集》皆無此書。然而,程毅中則以為現藏於北京圖書館內的2本《說郛》——一是魯迅當時所見的明鈔本、一是涵芬樓原藏的91卷明鈔本——皆不題撰人,甚至嘉靖間所刻的《顧氏文房小說》本也無作者姓名,因此後來重編《說郛》卷38及《唐人說薈》等書雖然都作曹鄴撰,但是否確為曹鄴所作值得懷疑,也不知他們據何而書。程氏再由《梅妃傳》跋語說:「略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推測現存的《梅妃傳》已是一個經修潤後的新本,非當時「得自萬卷朱遵度家」的原本;至於尤袤《遂初堂書目》已著錄此傳,且葉廷珪所編、成書於紹興19年以前的《海錄碎事》也引用了《梅妃傳》,可見本傳出現的時間大約在南渡之前,與跋語稱:「葉少蘊與余得之」時間相仿。因此,程毅中《古體小說鈔:宋元卷》收有《梅妃傳》,其《宋元小說研究》亦將此傳列為北宋傳奇的代表作。相關討論請參考李劍國 Li Jianguo:《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Tang Wudai zhiguai chuanqi xulu* (天津[Tianjin]:南開大學出版社[Nankai daxue chubanshe], 1998年9月),頁547-551。程毅中 Cheng Yizhong:《宋元小說研究》*Song Yuan xiaoshuo yanjiu* (南京[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Jiangsugujī chubanshe], 1999年2月),頁17-23;程毅中 Cheng Yizhong:《古體小說鈔:宋元卷》*Guti xiaoshuo chao: Song Yuan juan* (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95年11月),頁344。本文所引〈梅妃傳〉情節、文字俱依程毅中《古體小說鈔:宋元卷》據《說郛》為本,以《顧氏文房小說》本校補數字,頁344-347。後皆出於此。

涵容，³探討〈梅妃傳〉利用梅妃為梅花的化身，對照前文本杜甫〈麗人行〉、樂史〈楊太真外傳〉的貴妃形象，說明〈梅妃傳〉或正面學習貴妃故事，或反面襯托貴妃形象，以創造「根本沒有」的梅妃；最後，再以梅妃映襯開元天寶史實，表現〈梅妃傳〉「史鑑」的功能及作者對安史之亂的歷史評議。

二、「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以〈長恨歌〉為主的情節投射

〈梅妃傳〉以梅妃為傳主，而開元天寶年間的玄宗、貴妃故事自盛唐以來就為人「豔稱」，但當時或時代稍晚的文人所作的筆記、詩歌或傳奇〈長恨歌傳〉皆無一字記梅妃，因此梅妃在歷史上是否存在頗令人懷疑。在曾昭岷等編著的《全唐五代詞》中，〈一斛珠〉及其本事下「考辨」曰：「江采蘋其人其事，不見史傳，唐人野史筆記亦未稱引，當為小說作者所虛構。」⁴再則，〈梅妃傳〉稱江采蘋喜愛梅花，因此玄宗「上以所好，戲名曰梅妃」，這個「戲」字，至少可見「梅妃」並非一個正式的封號，甚至我們可以由「梅」/「沒」諧音來推測：根本沒有這個妃子，「梅妃」只是一位作者無中生有、杜撰出來的妃子。因此，梅妃從無到有的過程，即為本文論述的重點。

首先，談到李、楊愛情不得不提到白居易〈長恨歌〉，〈長恨歌〉是完整講述玄宗貴妃故事的早期名篇，同時的〈長恨歌傳〉或後來的〈楊太真外傳〉皆可見其影響，⁵〈梅妃傳〉也不例外。

〈長恨歌〉首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白居易以漢武帝非常寵愛李夫人，比喻唐玄宗同樣寵愛楊貴妃。一方面避免直言玄宗重色，⁶又說明楊貴妃的美

³ 錢鍾書說：「我國古籍鏡喻亦有兩邊。一者洞察：物無遁形，善辨美惡。……二者涵容：物來斯受，不擇美惡。……前者重其明，後者重其虛，各執一邊。」。詳見錢鍾書 *Qian Zhongshu: 《管錐編》 Guanzhuibian* 第1冊（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86年6月2版），頁77。

⁴ 曾昭岷 Ceng Zhaomin、曹濟平 Cao Jiping、王兆鵬 Wang Zhaopeng、劉尊明 Liu Zunming 編著：《全唐五代詞》*Quan Tang Wudai c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99年12月），頁1278-1279。

⁵ 陳寅恪：「考此種故事之長成，在白歌陳傳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於人世，而不及於靈界，其暢述人天生死形魂離合之關係，似以〈長恨歌〉及〈傳〉為創始。」又說：「明皇與楊妃之關係，雖為唐世文人公開共同習作詩文之題目，而增入漢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陳之所特創。詩句傳文之佳勝，實職是之故。」詳見氏著 *Chen Yinke: 《元白詩箋證稿·長恨歌》 Yuan Bai shijian zhenggao: Zhanghenge*，頁13、45。宋初樂史〈楊太真外傳〉雖集楊妃故事之大成，但承襲白居易之創造，補入道士致神、入蓬萊仙山訪貴妃、及長生殿密誓情節，足見白居易〈長恨歌〉的影響。

⁶ 張中宇於《白居易〈長恨歌〉研究》中，提到白居易為避諱當朝而不稱「明皇」、稱「漢

貌如同〈李延年歌〉所形容的李夫人一樣：「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⁷足以令人傾國。至於，原是用以誇飾李夫人之美的「傾城傾國」，在〈長恨歌〉內又造成了一種暗示效果：唐玄宗因楊貴妃之美而荒廢朝綱，終致安史之亂。

通過「漢皇重色思傾國」，可以理解白居易以漢武帝、李夫人比擬唐玄宗、楊貴妃的完整脈絡，至於〈梅妃傳〉則在「漢武帝」的相關故事中，選擇了較李夫人更早入宮的陳皇后，作為與梅妃相應的歷史人物，並利用陳皇后先寵後棄的故實，作為全篇〈梅妃傳〉的線索。這實有其淵源：在白居易〈長恨歌〉有「金屋妝成嬌侍夜」一句，典故出自《漢武故事》：

數歲，長公主嫫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⁸

後代有「金屋藏嬌」一語，原指漢武帝欲建造華麗的屋宇以珍藏陳皇后(阿嬌)，白居易以此雙關，既以「嬌」暗用「陳皇后阿嬌」的典故，又轉以「嬌侍夜」一語表示「嬌媚」之意；因此「金屋妝成嬌侍夜」在全篇〈長恨歌〉以漢武帝、李夫人為主要脈絡下，弱化了陳皇后的典故，轉而單指楊貴妃入宮後的受寵情況。而〈梅妃傳〉透過〈長恨歌〉情節塑造一位從無到有的妃子時，便在白居易以漢武帝喻唐玄宗、李夫人喻楊貴妃的基礎下，還原「金屋妝成嬌侍夜」的典故，以陳皇后的遭遇比喻梅妃，構成〈梅妃傳〉唐玄宗帝妃三人故事，也是〈長恨歌〉用漢武帝帝妃三人典故的映現；〈梅妃傳〉既擴大了白居易的譬喻，也投射出漢武帝、陳皇后、李夫人三人的故實。

皇」，實不可信，但基於文化、習慣及基於婉曲含蓄之需要，而不採尖銳直露的諷諭形式，轉而使用相對婉曲的「以漢代唐」結構。見氏撰 Zhang Zhongyu：《白居易〈長恨歌〉研究》*Bai Juyi 'Zhanghenge' yanjiu* (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5年9月)，頁217-223。

⁷ 見於〔宋〕Song 郭茂倩 Guo Maoqian：《樂府詩集》*Yuefu shiji* (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3年9月)，頁1181。

⁸ 佚名 Author unknown：《漢武故事》*Hanwu gushi*，收入《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Han Wei Liuchao bijixiaoshuo daguan* (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jiaji chubanshe]，1999年12月)，頁166。

陳寅恪認為〈李夫人〉是白居易為〈長恨歌〉自撰的箋注，因此讀〈長恨歌〉必須參讀〈李夫人〉，始能全盤理解：⁹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鑪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壁臺前傷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¹⁰

將〈長恨歌〉、〈李夫人〉兩詩並觀，可發現白居易寫楊貴妃、李夫人死後，唐玄宗、漢武帝的反應舉止非常相似：既求助於「方士」，又有「九華帳」之說，前者是「九華帳裡夢魂驚」，後者為「九華帳深夜悄悄」；而〈李夫人〉「此恨長在無銷期」詩句，亦可對應〈長恨歌〉最後一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長恨」之說，因此確實可以看到兩詩的對應情況。然而，白居易創作〈長恨歌〉似乎採取一種愛情悲劇的寫法，對於楊貴妃並未進行直言批判；但由〈李夫人〉末段：「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以李夫人為尤物的白居易，又於〈長恨歌〉首句「漢皇重色思傾國」以李夫人比擬楊貴妃，似乎從而顯出〈長恨歌〉的諷喻主題：白居易寫作〈長恨歌〉的言外之意仍在「尤物惑人」上，與陳鴻〈長恨歌傳〉其實觀點相去不遠。

梅妃被遷入上陽東宮，與楊貴妃一入宮便承恩受寵且嫉妒梅妃關係密切。宋初樂史的〈楊太真外傳〉有一段情節：「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

⁹ 陳寅恪 Chen Yinke：《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李夫人》*Yuan Bai shijian zhengao : Xinyuefu lifuren*，頁 271。

¹⁰ 〔唐〕Tang 白居易 Bai Juyi：〈李夫人〉“Li furen”，見〔清〕Qing 彭定求 Peng Dingqiu 等編：《全唐詩》*Quan Tangshi* 卷 427（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3 年 7 月），頁 4706。

車，令高力士送歸楊銛宅。」¹¹此為樂史在《舊唐書·玄宗楊貴妃傳》的基礎上，引入白居易〈上陽白髮人〉詩的觀點而有此說。¹²〈梅妃傳〉亦創作楊貴妃妬悍的情節，為此，透過白居易〈上陽白髮人〉，觀察楊貴妃嫉妒梅妃的情節脈絡：

上陽人，紅顏閨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
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
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
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¹³

詩中敘述一個十六歲的美麗少女，玄宗晚年被選入宮中，就因為「臉似芙蓉胸似玉」，所以還沒見到玄宗，「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於是這個十六歲的少女從此「一生遂向空房宿」，直到貞元中，女子已經六十歲了。詩的前面還有〈序〉：「天寶五載以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可見，楊貴妃專寵後，將許多後宮美麗的女子送至上陽宮，以遠離玄宗，避免自己的恩寵被其他人所奪走。而梅妃雖然是史上無有、作者虛構的人物，但〈梅妃傳〉以白居易〈上陽白髮人〉詩為設想根據，構成梅妃因楊貴妃而遷入「上陽宮」的情節，是眾多送至上陽宮的妃嬪之一。職是以觀，〈長恨歌〉有白居易〈李夫人〉為箋注，〈梅妃傳〉以〈長恨歌〉為參考對象，亦選擇白居易〈上陽白髮人〉作為相應於〈李夫人〉的詩作，以此作為塑造梅妃遭遇的根源。

不過，〈上陽白髮人〉所描寫的女子晚於貴妃入宮，〈梅妃傳〉之梅妃則較貴妃早入宮；兩者雖然在入宮時間上有早晚之別，但因貴妃嫉妒而被遷入上陽宮則一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論早或晚於貴妃入宮的後宮妃嬪，皆可能因

¹¹〔宋〕Song 樂史 Le Shi：〈楊太真外傳〉“Yangtaizhen waichuan”，收入李劍國 Li Jianguo：《宋代傳奇集》*Songdai chuanqi 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1年11月），頁21-33。

¹²參見趙修霽 Chao Hsiupay：〈從「禍階」到「禍首」：樂史〈楊太真外傳〉的書寫手法〉“Cong ‘huojie’ dao ‘huoshou’：Le Shi ‘Yangtaizhen waichuan’ de shuxie shoufa”，《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34期（2011年9月），頁131-158。

¹³〔唐〕Tang 白居易 Bai Juyi：〈上陽白髮人〉“Shangyang baifaren”，見《全唐詩》*Quan Tangshi* 卷426，頁4692。

為貴妃受寵嫉妒而送至上陽宮，白居易〈上陽白髮人〉寫出了部分實情，〈梅妃傳〉所描繪的亦是另一些上陽宮人的遭遇。

至於梅妃與陳皇后同樣先楊貴妃或李夫人入宮，亦同樣有著先寵後棄的遭遇，但兩人的「被棄」卻有著不同的理由，《史記·外戚世家》敘述陳皇后遭遇如下：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¹⁴

陳皇后身分驕貴，雖然無子，但漢武帝無可奈何，因此陳皇后愈發驕恣，以至於後來衛子夫深受寵幸，陳皇后大為憤怒，甚至遷怒於旁人，危害旁人的生命，為此，漢武帝更加憤怒，亦更不願意親近她。但陳皇后的真正被廢，卻與她「挾婦人媚道」有關，根據錢鍾書考釋，陳皇后的恩寵愈衰，嫉妒益盛，便求助於女巫方術或「厭魅」，期望能夠藉此化解失寵困境，讓衛子夫失寵遭殃，也讓自己承恩致福。¹⁵漢武帝對於此類巫蠱之事、御男之術深惡痛絕，致使陳皇后驕貴的身分再也保不住她皇后的地位；而陳皇后被廢後，衛子夫也隨之被立為后。

故而，梅妃的遭遇較陳皇后或上陽白髮人更值得同情，畢竟陳皇后的失寵被廢不全是因為李夫人或衛子夫的備受寵愛，而是她性格的驕縱，且被廢的導火線在「挾婦人媚道」；而梅妃不曾做出任何婦德有虧之事。且〈梅妃傳〉特別強調楊貴妃的「忌智」、梅妃的「柔緩」，可見梅妃絕無可能如陳皇后做出「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一類令皇帝憤怒失望之事。甚至，陳皇后因「嫉妒」衛子夫而「挾婦人媚道」、被廢，梅妃卻是因「被妒」而失寵被棄；由此種種，更顯得梅妃的全然被動與無能為力，從而凸顯梅妃的無辜可憐，及唐玄宗的負心寡情。¹⁶至於上陽白髮人，由「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

¹⁴ [漢] Han 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ji* 卷 49 (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97年9月),頁1979。

¹⁵ 錢鍾書 Qian Zhongshu:《管錘編》*Guanzhuibian* 第1冊,頁296-300。

¹⁶ 董上德在〈梅妃形象的深層意義〉中曾有提到最後一點：陳皇后因「嫉妒」衛子夫而「挾婦人媚道」、被廢，梅妃卻是因「被妒」而失寵被棄，但對於其他兩項差異並無論及。見董上德 Dong Shangde:〈梅妃形象的深層意義——楊貴妃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個案〉“Meifei xingxiang de shenceng yiyi: Yangguifei wenxueshi shang de yige zhongyao ge'an”,《中國文學論集》*Zhongguo wenxue lunji* 第33號(2004年12月),頁99。

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可知，上陽宮人從未承恩得寵，雖然白頭宮女令人感慨嘆息，但梅妃曾經備受恩寵，一旦恩移情替，更令人有女蘿無托、秋扇見捐的棄婦之感。

甚至，當陳皇后被廢後，曾以千金求司馬相如寫〈長門賦〉，欲挽回漢武帝的心，〈梅妃傳〉亦稱玄宗遷梅妃入「上陽宮」，梅妃在極度傷心之下，同樣欲以千金拜託高力士為她求取詞人寫賦，又在無人能寫的情況下，最後梅妃只好自撰〈樓東賦〉；但寫了〈樓東賦〉又如何，仍是「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辛棄疾〈摸魚兒〉）梅妃依舊喚不回唐玄宗的心。因此，後來玄宗派人秘密送去珍珠一斛，梅妃卻賦詩一首拒絕了玄宗的珍珠：「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可見對於梅妃而言，一斛珍珠無法安慰她無人欣賞憐愛的寂寞心情。「長門」，是陳皇后失寵後所住的宮殿，梅妃的「長門盡日無梳洗」正是運用陳皇后之典，在〈長恨歌〉以楊貴妃之於李夫人的概念下，〈梅妃傳〉進而以梅妃之於陳皇后；原本並不存在「沒妃」，也就因此出現了。

陳寅恪曾說：「明皇與楊妃之關係，雖為唐世文人公開共同習作詩文之題目，而增入漢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居易）、陳（鴻）之所特創。詩句傳文之佳勝，實職是之故。」¹⁷白居易用漢武帝「后妃」故事寫唐玄宗後宮妃子，在當世是匠心獨具，不唯前文所述的「漢皇重色思傾國」及「金屋妝成嬌侍夜」，尚有「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亦與李夫人有關，¹⁸「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則與衛子夫得寵有關。¹⁹漢武帝「后妃」故事成為白居易〈長恨歌〉典故後，全用以指楊貴妃的承恩得寵，而〈梅妃傳〉復原並擴

¹⁷ 陳寅恪 Chen Yinke：《元白詩箋證稿·長恨歌》Yuan Bai shijian zhenggao：Zhanghenge，頁 45。

¹⁸ 〔漢〕Han 班固 Ban Gu：《漢書·孝武李夫人傳》Hanshu：Xiaowu lifurenchuan 卷 97 上：「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9 月），頁 3952。

¹⁹ 〔漢〕Han 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衛皇后世家》Shiji：Weihuanghou shijia 卷 49：「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頁 1983。〔唐〕陳鴻〈長恨歌傳〉：「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為門上楣。』」見汪辟疆 Wang Bijiang 輯校：《唐人傳奇小說》Tangren chuanqi xiaoshuo，頁 117。兩者記錄的民間歌謠非常相近。

大白居易詩所用的典故，將梅妃比為當年漢武帝欲以金屋貯之，最後卻因新寵見棄的陳皇后，作為創作梅妃的重要參考，並完成基本情節。

這是一種「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的鏡像修辭手法，將白居易詩作（主要是〈長恨歌〉）視為一面文本之鏡，以漢武帝后妃情節照映出真正書寫的對象——李、楊愛情，而〈梅妃傳〉亦為另一面文本之鏡，在鏡中映現出〈長恨歌〉及〈上陽白髮人〉所用的典故及隱喻。也就是說，觀看〈梅妃傳〉此面文本之鏡，不僅看到鏡內（文本內）的情節，甚至〈梅妃傳〉的梅妃遭遇實由另一面鏡子（〈長恨歌〉）所反映出，如此一來，彷彿手拿數面鏡子，一前一後地疊映出唐玄宗、楊貴妃、梅妃或漢武帝、陳皇后、李夫人的帝妃愛情，層層現影、層層交疊、層層掩映，無盡復無盡，錯綜且美好。

換句話說，白居易用漢武帝、李夫人、陳皇后之典寫作〈長恨歌〉，而〈梅妃傳〉並非直接用漢武帝、李夫人、陳皇后三人為典故創作，反而是以白居易詩作內的漢武帝、李夫人、陳皇后為典故，這種「典故中的典故」的寫法正好比「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所造成的「眾鏡相照」效果，在〈梅妃傳〉中投射出與前文本相應的人物與情節。總之，〈梅妃傳〉作者表面上雖不採玄宗、貴妃故事為主要內容的寫法，轉而書寫唐玄宗的另一寵妃：梅妃，實際上仍是以白居易所寫的貴妃故事想像梅妃遭遇。

三、「涵容」與「洞察」：梅妃角色形象的完成

〈梅妃傳〉除了以白居易詩來構成梅妃先寵後棄的情節外，還利用了其他唐代詩文，創作梅妃的姓名、封號由來。

〈梅妃傳〉說梅妃由於九歲便「能誦二《南》」，且對父親說：「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親因此大奇，故以「采蘋」為之命名。《詩·召南》有〈采蘋〉一篇，而《能改齋漫錄》說：「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為風化之始；妃嬪世婦，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後〈鵲巢〉、〈采蘋〉、〈采芣〉，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²⁰以后妃之德來說明《詩經》各篇，而〈采蘋〉正表示妃嬪世婦之淑德；可見〈梅妃傳〉作者在創作時，為主角命名的靈感或來自於《詩經》，且隱然說明梅妃具備妃子之德。那麼，何以不將梅妃命名為「采芣」呢？或許又與「楊貴妃」有關。

²⁰ [宋] Song 吳曾 Wu Ceng:《能改齋漫錄》*Nenggaizhai manlu* 卷 15〈牡丹榮辱志〉，收入《筆記小說大觀》*Biji xiaoshuo daguan* 第 4 冊（揚州[Yangzhou]: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Jiangsu guanglingguji keyinshe], 1995 年 5 月），頁 286。

杜甫〈麗人行〉詩敘述了楊國忠兄妹驕奢荒淫的生活，先寫上巳日遊春仕女體態服飾之美，再寫楊貴妃姊妹所使用的器皿雅潔、肴饌精美，最後寫出了楊國忠的意氣驕恣：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盃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褷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鞞不動塵，御廚絲絡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²¹

其中，「楊花雪落覆白蘋」一句，杜甫用以影射楊國忠與虢國夫人的兄妹曖昧關係。²²《爾雅》說：「萍，其大者蘋」，²³《爾雅翼》亦云：「萍，其大者蘋。……五月有花白色，謂之白蘋」，²⁴而《廣雅疏證》則考證「俗謂『楊花落水，經宿為萍』，其說始於陸佃《埤雅》及蘇軾〈再和曾仲錫荔枝詩〉。」²⁵綜言之，古人認為楊花入水化為萍，萍長得大些則為蘋。而杜甫「楊花雪落覆白蘋」正是利用楊花、白蘋實出於一物的概念，輔以楊花「覆」白蘋的意象，影射楊國忠與從妹虢國夫人的曖昧情事。

而〈梅妃傳〉同樣借用古人以楊花、白蘋同為一物變化的概念，以「楊花」指與「楊」國忠同姓的「楊」貴妃，而白蘋指的是梅妃江采蘋，因此〈梅妃傳〉以楊貴妃、江采蘋實為一人化身兩角，如同貴妃照鏡，鏡內映現出一個似是而

²¹〔唐〕Tang 杜甫 Du Fu：〈麗人行〉“Liren xing”，見《全唐詩》*Quan Tangshi* 卷 25，頁 336。

²²此句「是隱語，也是微詞，妙在結合當前景致來揭露楊國忠和從妹虢國夫人通姦的醜惡。」蕭滌非 Xiao Difei 選注：《杜甫詩選注》*Du Fu shi xuanzhu*（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92 年 7 月），頁 31。

²³〔晉〕Jin 郭璞 Guo Pu 注，〔宋〕Song 邢昺 Xing Bing 疏：《爾雅》*Erya*（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0 年 12 月），頁 138。

²⁴〔宋〕Song 羅願 Luo Yuan 撰，石雲孫 Shi Yunsun 點校：《爾雅翼》*Eryayi*（合肥[Hefei]：黃山書社[Huangshan shushe]，1991 年 10 月），頁 60。

²⁵〔魏〕Wei 張揖 Zhang Yi 撰，〔清〕Qing 王念孫 Wang Niansun 疏證：《廣雅疏證》*Guangya shuzheng* 卷 10 上（香港[Hong Kong]：中文大學出版社[Zhongwendaxue chubanshe]，1978 年），頁 1228。

非是的梅妃虛像；也就是說，〈梅妃傳〉運用杜甫〈麗人行〉「楊花雪落覆白蘋」的典故，想像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楊貴妃化身成兩個唐玄宗的寵妃：梅妃及貴妃，藉此賦予史上無有的「沒妃」姓名：江采蘋——江上的白蘋，²⁶並由此塑造梅妃「采蘋」之名及九歲「能誦二《南》」、立下具妃嬪世婦淑德之志的情節。

錢鍾書曾歸納鏡子的功能有「洞察」、「涵容」兩種，其中「涵容」一項，錢氏為之定義為「物來斯受，不擇美惡」，這是著眼於鏡子的物理性特徵：鏡子沒有個人的喜惡，不因外物之美醜、善惡而有所分別，世間萬物可毫無分別地、忠實地映現於鏡內。因此，〈梅妃傳〉創造梅妃形象最簡單的方式即以「唐人豔稱」、喜聞樂道的楊貴妃作為參考藍本，將於史有據的楊貴妃置於鏡前，梅妃即為投射在鏡內的虛像，亦即以楊貴妃一人化身為〈梅妃傳〉內楊貴妃、江采蘋兩個角色。

既然〈梅妃傳〉借杜甫〈麗人行〉「楊花雪落覆白蘋」以楊花喻楊貴妃，江采蘋之名也由此而來；進一步來看，其封號梅妃之「梅」，又與楊貴妃之「楊」相對應。〈梅妃傳〉寫梅妃性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甚至玄宗因她不畏春寒在花樹下流連賞花，至夜半「尚顧戀花下不能去」，而戲封為「梅妃」。除了梅妃這個封號外，玄宗還因梅妃才高而對諸王戲稱梅妃為「梅精」。在志怪傳奇中，鏡子具有意志即被稱為「鏡精」，²⁷而梅妃被稱為「梅精」，也意味著梅妃展現了梅花的意志精神，彷彿梅花精靈。宋人寫梅常比作姑射神人，如「一塵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風露身」、²⁸「姑射真人冰作體，廣寒仙女月為容」、²⁹「爭似姑山尋綽約，四時常見雪肌膚」、³⁰「彩筆風流，偏

²⁶ 董上德〈梅妃形象的深層意義〉提到：「不排除編故事的人牽強附會地從杜詩中牽扯出『江采蘋』這個姓名的可能性。換言之，杜詩中的這種形象化的語句，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牽強附會的空間，文學想像，有時候是有意無意的牽強附會的產物，猶如『杯弓蛇影』一樣。」見氏撰 Dong Shangde：〈梅妃形象的深層意義——楊貴妃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個案〉“Meifei xingxiang de shenceng yiyi: Yangguifei wenxueshi shang de yige zhongyao gean”，《中國文學論集》*Zhongguo wenxue lunji* 第 33 號，2004 年 12 月，頁 102。

²⁷ 關於具有意志的「鏡精」，可參見黃東陽 Huang Dongyang：〈唐王度《古鏡記》之鑄鏡傳說辨析——兼論古鏡制妖的思考進路〉“Tang Wangdu ‘gujingji’ zhi zhujing chuanshuo bianxi: jianlun gujing zhiyao de sikao jinlu”，《中國文學研究》*Zhongguo wenxue yanjiu* 第 17 期，2003 年 6 月，頁 141-143。

²⁸ 〔宋〕Song 張耒 Zhang Lei：〈臘初小雪後圃梅開二首之二〉“Lachu xiaoxue houpu meikai ershou zhi er”，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編：《全宋詩》*Quan Songshi*（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8 年 12 月），頁 13299。

²⁹ 〔宋〕Song 石延年 Shi Yannian：〈詠梅〉“Yongmei”，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解寫、姑射冰姿清瘦」³¹「玉質生香，冰肌不粟，韻在霜天曉。林間姑射，高情迥出塵表」³²「姑射青春對面。駕飛虬、羅浮路遠」³³「姑射仙人標格韻，凝牆粉謝香腮」³⁴〈梅妃傳〉形容梅妃「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又有著「梅精」的封號，兩者頗為近似。此外，〈梅妃傳〉形容梅妃「淡妝雅服」，亦與宋人讚美梅花的素淡之美相同，如「疏疏淡淡問阿誰，堪比天真顏色」³⁵「玉貌香腮天賦與，清姿不假鉛華」³⁶因梅妃與梅花同樣具有這種清麗絕俗的美，「梅精」稱號當之無愧。

兩相對照，楊貴妃之於楊花，與梅妃之於梅花，內涵有著極大的差異。北周庾信〈春賦〉：「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³⁷唐代武昌有妓續韋蟾詩句：「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³⁸唐代韓翃〈寒食〉詩亦說：「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³⁹不論如何，「楊花」在詩中出場似乎常以風吹四散的面目現身；至於梅花，則有「飽霜分疏瘦，下笑浪蕊繁。喜無蜂蝶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 編：《全宋詩》*Quan Songshi*，頁 2007。

³⁰〔宋〕Song 蘇軾 Su Shi：〈憶黃州梅花五絕之一〉“Yi huangzhou meihua wujue zhi yi”，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 編：《全宋詩》*Quan Songshi*，頁 9617。

³¹〔宋〕Song 辛棄疾 Xin Qiji：〈念奴嬌·贈妓善作墨梅〉“Niannujiao：Zengji shanzuomomei”，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86年5月），頁 1892。

³²〔宋〕Song 陳紀 Chen Ji：〈念奴嬌·梅花〉“Niannujiao：Meihua”，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頁 3392。

³³〔宋〕Song 吳文英 Wu Wenying：〈燭影搖紅·賦德清縣圃古紅梅〉“Zhuying yaohong：Fu deqingxianpu guhongmei”，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頁 2915。

³⁴〔宋〕Song 無名氏 Author unknown：〈臨江仙〉“Linjiangxian”，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頁 3641。

³⁵〔宋〕Song 辛棄疾 Xin Qiji：〈念奴嬌·梅〉“Niannujiao：Mei”，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頁 1892。

³⁶〔宋〕Song 無名氏 Author unknown：〈臨江仙〉“Linjiangxian”，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頁 3641。

³⁷〔北周〕Beizhou 庾信 Yu Xin：〈春賦〉“Chunfu”，收入《歷代賦評注·南北朝卷》*LidaiFu Pingzhu：Nanbeichao juan*（成都[Chengdou]：巴蜀書社[Bashu Shushe]，2010年2月），頁 470。

³⁸〔唐〕Tang 武昌妓 Wuchang Ji：〈續韋蟾句〉“Xu Weichan ju”，收入《全唐詩》*Quan Tangshi* 卷 802，頁 9025。

³⁹〔唐〕Tang 韓翃 Han Hong：〈寒食〉“Hanshi”，收入《全唐詩》*Quan Tangshi* 卷 245，頁 2757。

知，哪與桃李言」、⁴⁰「素豔不容蜂蝶採，清香自有人知」、⁴¹「恥與百花爭俗態，獨殊群豔占先春」、⁴²「江梅孤潔無拘束。祇溫然如玉。自一般天賦，風流清秀，總不同粗俗」⁴³等詩詞吟詠，梅花獨占早春在枝頭綻放，不與群芳爭豔，連蜂蝶都無法親近；可見，楊花的風吹四散與梅花的孤高芳潔，有著一動一靜的差異。而楊花的品格也由於隨風飄浮的天性，與水隨勢而流並稱「水性楊花」，且最後竟以此比擬女子用情不專；甚至，曾鞏〈詠柳〉更直接將飛揚的柳絮楊花說成小人蒙蔽君王的手段：「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⁴⁴因此，被說成「蒙蔽日月」、「水性楊花」的楊花，其輕薄俗豔的品格更無法與得比古代高潔隱士伯夷叔齊、商山四皓的梅花⁴⁵相提並論了。宋人張翊《花經》以九品九命安排各種花的先後次第，其中，梅花置於地位最高的一品九命，楊花則被列於五品五命，⁴⁶可見宋人對於梅花的推崇，同時，楊花地位遠不及梅花。

另外，北宋初樂史撰〈楊太真外傳〉曾依據唐代張祜〈邠王小管〉，敘述楊貴妃：「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其實從張祜〈邠王小管〉全詩：「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深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寧王小管吹」⁴⁷可知，楊貴妃並非「無何」竊寧王玉笛吹，而是因為唐玄宗背著楊貴妃前去私會她的姐妹虢國夫人，貴妃無從

⁴⁰ [宋] Song 吳可 Wu Ke :〈探梅〉“Tanme”，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 編：《全宋詩》*Quan Songshi*，頁 13015。

⁴¹ [宋] Song 無名氏 Author unknown :〈臨江仙〉“Linjiangxian”，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頁 3640。

⁴² [宋] Song 邵雍 Shao Yong :〈和商守宋郎中早梅〉“He shangshou songlangzhong zaomei”，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 編：《全宋詩》*Quan Songshi*，頁 4465。

⁴³ [宋] Song 趙長卿 Zhao Zhangqing :〈探春令·賞梅〉“Tanchunling : Shangmei” 十首之一，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頁 1780。

⁴⁴ [宋] Song 曾鞏 Ceng Gong :〈詠柳〉“Yongliu”，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 編：《全宋詩》*Quan Songshi*，頁 5585。

⁴⁵ [宋] Song 陳紀 Chen Ji :〈念奴嬌·梅花〉“Niannujiao : Meihua”：「清氣乾坤能有幾，都被梅花占了……除是孤竹夷齊，商山四皓，與爾方同調。」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頁 3392。

⁴⁶ [宋] Song 張翊 Zhang Yi :《花經》*Huajing*，收於譚屬春 Tan Shuchun、嚴昌 Yan Chang 注釋：《俗文化四書五經》*Suwenhua Sishuwujing* (深圳[Shenchou]：海天出版社[Haitian chubanshe]，1996年9月)，頁 555。

⁴⁷ [唐] Tang 張祜 Zhang Hu :〈邠王小管〉“Binwang xiaoguan”，收入《全唐詩》*Quan Tangshi* 卷 511，頁 5838。

表達她的怨怒，可能是在有些百無聊賴、又有些心懷怨懟的心情下，帶有些報復心理，拿起寧王的紫玉笛吹奏，楊貴妃行為雖然不當，但可以體會她深宮幽怨的情懷。然而，此事到了宋人樂史筆下，又以「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的「無何」兩字來刻意忽視唐玄宗拋下楊貴妃而逕自私會虢國夫人的三心二意，更特別強調楊貴妃沒有理由即做出如此不檢點的行為；樂史一方面減損唐玄宗在兩人愛情世界中的不專，一方面又突出楊貴妃的無德，可見樂史筆下的楊貴妃正符合楊花「水性」的特質。

〈梅妃傳〉亦設計了情節以呼應〈楊太真外傳〉：樂史根據唐代《明皇雜錄》記載玄宗兄弟間極友愛：「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五王處，號五王帳。」⁴⁸而有楊貴妃有機會拿起寧王玉笛吹奏之事，對照〈梅妃傳〉同樣針對《明皇雜錄》創作了玄宗兄弟間極友愛的日常相處場景，並藉此對比梅妃與貴妃之不同：

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妃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

樂史根據唐玄宗兄弟友愛，撰〈楊太真外傳〉而有楊貴妃無緣無故拿起寧王玉笛吹奏之事，刻意塑造楊貴妃不守婦德的形象；然而〈梅妃傳〉的梅妃卻連玄宗在自家兄弟相處時，偷偷以腳輕踩梅妃鞋子表示親昵都無法忍受，立刻退席離開。不論梅妃是由於無法容忍鞋珠一時脫綴，或者因為玄宗不莊重的行為，都可以看出梅妃一絲不苟的貞靜性格；因此以梅妃其人絕無可能見玄宗兄弟之間友愛，而有狹近生輕侮的念頭，更不可能有私取寧王玉笛吹奏的舉止，反之，貴妃也未必因玄宗輕踩鞋子，造成鞋珠脫綴而立刻離開，故以〈梅妃傳〉文本為鏡，透過鏡內梅妃映現出鏡外的、前文本中的楊貴妃，兩相對比，品格高下立時分判。

以〈梅妃傳〉為鏡，鏡內梅妃顯像為玉潔冰清、孤高芳潔的梅花，也反映出鏡外楊貴妃的本質為輕薄俗豔、蒙蔽日月的楊花；梅花年年占早春開放，蕭綱〈梅花賦〉：「梅花特早，偏能識春」，⁴⁹而楊花則如庾信〈春賦〉：「新年鳥聲

⁴⁸ (唐) Tang 鄭處誨 Zheng Chuhui 撰，田廷柱 Taian Tingzhu 點校：《明皇雜錄·逸文》Minghuang zalu : Yiwen, 頁 56。

⁴⁹ (梁) Liang 蕭綱 Xiao Gang :〈梅花賦〉“Meihua fu”，收入《歷代賦評注·南北朝卷》LidaiFu Pingzhu : Nanbeichao juan, 頁 415。

千種嘍，二月楊花滿路飛」，清明前後才得見「滿城風絮」的景象。也就是說，春天百花盛開，而梅花花期最早，至於楊花開放已至清明時節；因此，在二月楊花滿路飛之前，花期就已結束的梅花，就時間先後而言，亦與梅妃先楊貴妃入宮相符合，當楊貴妃在深宮中因深受唐玄宗寵愛而春風得意時，梅妃嬌美風光的時節已然結束。至於前文所述杜甫〈麗人行〉楊花「覆」白蘋的意象，亦可以是楊貴妃欺壓梅妃江采蘋的想像，並由此創生出楊貴妃欺壓梅妃的情節。

前文提到，錢鍾書曾歸納鏡子的功能有洞察、涵容兩種，「涵容」指的是「物來斯受，不擇美惡」，世間萬物可毫無分別地、忠實地映現於鏡內，以〈梅妃傳〉為文本之鏡，有賴於真實存在的楊貴妃，鏡內梅妃才從無到有。然而，除了「涵容」之外，錢鍾書所歸納的鏡子第二種功能：「洞察」——「物無遁形，善辨美惡」在〈梅妃傳〉中亦有所運用。〈梅妃傳〉寫梅妃為梅花的化身，不論是姓名由來、性格喜好、先楊花盛開的花期等，梅妃玉潔冰清、孤高芳潔的品格亦是〈梅妃傳〉所強調的重點之一；至於楊貴妃，在〈梅妃傳〉內雖未強調其性格喜好，但若將〈梅妃傳〉視作一面文本之鏡，則可顯現出前文本杜甫〈麗人行〉、樂史〈楊太真外傳〉中以楊花水性、輕薄俗豔為特質的楊貴妃，這也是古來所謂「照妖鏡」的思想根源：「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⁵⁰楊貴妃表面上的豔麗嬌美，在〈梅妃傳〉之梅妃的對照下才顯得出真正本質，有此文本之鏡楊貴妃內在本質才得以彰顯，不再為外表的美好所掩蓋。

前代志怪小說運用「照妖鏡」多以鏡子當成讓妖物現形的工具，而內容多寫妖物在鏡子出現前的諸般美好與現形後鏡內的諸種醜惡，⁵¹〈梅妃傳〉雖然也運用了鏡子「洞察」、「物無遁形，善辨美惡」的特性，但與志怪小說的寫法有些許不同：志怪小說主要寫的是鏡外妖物，〈梅妃傳〉從頭到尾皆以梅妃為書寫對象；志怪小說寫鏡前妖物所幻化的人形是虛幻美好的，而反映妖物於鏡

⁵⁰〔南唐〕Nantang 譚峭 Tan Qiao:《化書》Huashu 卷 2，收入《諸子集成續編》Zhuzi jicheng xubian 第 20 冊（成都[Chengdou]: 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 renmin chubanshe]，1998 年 1 月），頁 209。

⁵¹王明 Wang Ming 撰：《抱朴子內篇校釋》Baopuzi neipian xiaoshi 卷 17：「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2 年 3 月），頁 300。

內的是醜惡真相；〈梅妃傳〉單寫鏡內梅妃之清高美好，自足以顯現鏡外實有的貴妃品格低下、不如梅妃多矣。簡言之，〈梅妃傳〉不寫鏡外實有的貴妃，反覆描寫鏡內虛有的梅妃之清美高潔，並以鏡內虛有的梅妃反襯鏡外實有的貴妃輕薄尤物的形象；這種書寫手法雖然與前代志怪小說稍有差異，但同樣是運用鏡子「洞察」的特性，讓鏡外妖物現形。

更重要的是，〈梅妃傳〉雖然看似單純為梅妃寫傳，但其實透過寫梅妃所表現出的鏡子「涵容」、「洞察」特性，而將自身塑造為一面文本之鏡；亦即〈梅妃傳〉在書寫梅妃故事情節、姓名封號的同時，將整體文本建構為一面鏡子，才能透過此面文本之鏡映照出與史上實有的楊貴妃相應的梅妃，也才能利用文本之鏡所反映的梅妃形象對照出史上未曾明言的貴妃本質。因此，〈梅妃傳〉一方面透過寫梅妃所表現出的鏡子「涵容」、「洞察」特性，而將自身塑造為一面文本之鏡；另一方面又透過〈梅妃傳〉成為一面文本之鏡，展現梅妃與貴妃相應又對照的關係，使〈梅妃傳〉表現出鏡子「涵容」、「洞察」的特性。

四、映／現：開元天寶史實的顯現

《詩·文王》：「宜鑒于殷，駿命不易。」⁵²《詩·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⁵³《墨子·非命下》亦引《尚書》逸篇〈去發〉云：「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⁵⁴皆是以鑑、鏡為喻，要人以史為戒，謹言慎行以免重蹈覆轍。唐玄宗亦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⁵⁵可見，中國早有以歷史為鏡，欲藉著鏡中史實來警惕鏡外人事的觀念。這種「史鑑」的觀念，與鏡子「物無遁形，善辨美惡」的「洞察」特質有極密切的關係，只是轉可觸的鏡子為不可觸的歷史；而〈梅妃傳〉的鏡像修辭不僅運用多面鏡子「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的效果、單一鏡子「涵容」及「洞察」特質表現梅妃與貴妃兩人對應又相對的關係，再配合「史鑑」的觀念，以〈梅妃傳〉文本為鏡，剖析真正造成安史之亂的原因。

⁵²〔漢〕Han 鄭玄 Zheng Xuan 箋，〔唐〕Tang 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詩經正義》*Shijing Zhengyi* 卷 16（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97 年），頁 537。

⁵³同上註，卷 18，頁 632。

⁵⁴〔清〕Qing 孫詒讓 Sun Yirang：《墨子閒詁》*Mozi xiangu* 卷 9（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1 年 4 月），頁 281-282。

⁵⁵〔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魏徵傳》*Jiu Tangshu : Weizhengchuan* 卷 71（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9 月），頁 2561。

由〈梅妃傳〉末段的〈贊〉，可清楚地看出作者對玄宗的幽明評議：

明皇自為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聘犬馬鄴杜之間，與俠少遊。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眾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為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毫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這一段話可以分作好幾個部分來看，但無一不是依據正史記載而發的評論。首先，從「豈特兩女子之罪哉」一語，可知〈梅妃傳〉認為真正需要為安史之亂負責的人並非貴妃及梅妃，而梅妃為史上無有的「沒妃」，可見〈梅妃傳〉認為楊貴妃並非導致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為此，本文將進一步觀察正史所載的楊貴妃是否確實不必擔負天寶之際天下大亂之罪責。

《舊唐書》記載「武德立四妃：一貴妃，二淑妃，三德妃，四賢妃，位次后之下。玄宗以為后妃四星，其一正后，不宜更有四妃，乃改定三妃之立：惠妃一，麗妃二，華妃三」；⁵⁶唐玄宗除了後來被廢的王皇后外，有劉華妃、趙麗妃及武惠妃。唐玄宗在尚未即位前，除了王皇后無子外，劉華妃生玄宗長子琮，趙麗妃生次子瑛；至於武惠妃是玄宗即位後，才漸承恩寵，⁵⁷然而，原本受寵的趙麗妃「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⁵⁸而原本就不受寵的王皇后更因此被廢：「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⁵⁹甚至，《舊唐書·后妃傳上》說：「玄宗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宮」，⁶⁰由此可知二事：一是帝王情愛

⁵⁶〔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職官志三》*Jiu Tangshu : Zhiguanzhi san* 卷 44, 頁 1866-1867。

⁵⁷〔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傳》*Jiu Tangshu : Xuanzong zhenshunhuanghouwushichuan* :「上即位，漸承恩寵。」卷 51, 頁 2177。

⁵⁸〔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庶人瑛傳》*Jiu Tangshu : Shurenyingchuan* 卷 107, 頁 3259。

⁵⁹〔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楊貴妃傳》*Jiu Tangshu : Yangguifeichuan* 卷 51, 頁 2178。

⁶⁰〔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后妃傳上》*Jiu Tangshu : Houfeichuan shang* 卷 51, 頁 2162。

原不得長久，二是唐玄宗寵愛某人時，必疏遠其他人，〈長恨歌〉的「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是寫楊貴妃也應是所有曾為唐玄宗寵愛的妃子的寫照，因此楊貴妃並沒有受到特別的對待，而唐玄宗寵貴妃而不顧宮中其他妃嬪，亦未必是楊貴妃好爭好妒所致。

此外，唐玄宗並非僅對楊貴妃的家人特別關照，當趙麗妃得寵時，「其父元禮、兄常奴擢為京職，開元初皆至大官」；⁶¹甚至楊貴妃得寵後，楊氏五家權大，其中楊錡之所以為五家之一，並非全由貴妃，而是因為「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⁶²可見武惠妃過世後，其受寵程度並未減損，其女及女婿仍連帶備受禮遇。因此，楊貴妃所受的寵愛並無與眾不同，唐玄宗對她亦非另眼相待，〈長恨歌〉的「姊妹弟兄皆列土」實為唐玄宗對待受寵妃子的一貫方式。

因此，〈梅妃傳〉寫玄宗為了貴妃而將梅妃遷入上陽東宮，未必是貴妃好爭好妒，而是唐玄宗素有因新寵忘了舊愛的作風；且〈梅妃傳〉敘述玄宗「一夜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貴妃為爭寵而來到閣前質問玄宗的舉止實可以理解，畢竟玄宗身為帝王，情愛原不得長久，前有趙麗妃、武惠妃之鑑，因此楊貴妃面對有威脅性的梅妃時，自然無法等閒視之，畢竟等到愛馳恩絕時就一切難以挽回了。不過，真正讓人感到難以置信之處，是〈梅妃傳〉對於玄宗當時言語舉動的描述：

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權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候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

玄宗先是「披衣，抱妃藏夾幙間」，當貴妃語氣益堅，玄宗只能「顧左右不答」、「拽衾向屏復寢」，採取逃避的方式解決；後來唐玄宗雖將「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梅妃）」，又將送令梅妃「步歸東宮」的小黃門斬首，可見玄宗對梅妃充

⁶¹〔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庶人瑛傳》Jiu Tangshu : Shurenyingchuan 卷 107，頁 3259。

⁶²〔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楊貴妃傳》Jiu Tangshu : Yangguifeichuan 卷 51，頁 2179。

滿歉意，或有憐愛之情，但玄宗貴為一國之君寵幸後宮嬪妃尚得面對承受楊貴妃無禮的質問、責怪，內心就算對梅妃感到愧疚與憐惜，亦無法保護梅妃，反而讓堂堂梅妃有如見不得光之人，受盡屈辱。雖然由此可知貴妃的善妒強悍、梅妃的委屈悲哀，將楊貴妃的「忌智」、梅妃的「柔緩」具體深刻地表現出來，但更重要的是〈梅妃傳〉寫出了玄宗當時的狼狽軟弱無能，在貴為天子的玄宗身上，予人一種滑稽感，這樣的描寫也說明了〈梅妃傳〉對於唐玄宗的評價並不高。

另外，貴妃怒言一段，提到「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可見貴妃之所以能夠理直氣壯地表達怒氣，並非單純吃醋爭寵，而是以「日出不視朝」作為把柄，好借題發揮；而唐玄宗也因為自知理虧，只能「愧甚」，無言以對，倘若貴妃僅單純與梅妃爭風吃醋，玄宗見貴妃鬧得不像樣，或許還會惱羞成怒，偏偏貴妃執理而論，玄宗只能用逃避的動作「拽衾向屏復寢」、逃避的話語：「今日有疾，不可臨朝」來回應。〈梅妃傳〉此段情節與〈長恨歌〉：「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所描寫的情景相似，但〈長恨歌〉是用以形容貴妃受寵，而〈梅妃傳〉則是貴妃用以指責玄宗。然而，不論是「從此君王不早朝」或「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皆說明了開元晚期玄宗屢屢為了美色荒廢朝政，從此唐朝走向頹廢、走向墮落；也就是說，白居易或許藉此說明玄宗荒廢正事、唐代國勢走下坡與楊貴妃受寵有關，而〈梅妃傳〉更深刻地展現出唐玄宗個人應負的責任：就算沒有楊貴妃，唐玄宗也會有其他寵愛的妃子，畢竟根據唐玄宗的習慣，寵愛某人必定連連賞賜、忽略其他妃子，因此就算是品性孤高芳潔如梅花的梅妃，也無法阻擋唐玄宗的荒淫怠惰，故而最後江山斷送、妃子慘死，玄宗自己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其次，作者針對玄宗身為兒子，對父親不孝；身為父親，又對兒子不慈進行批判。所謂「明皇自為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鄴杜之間，與俠少遊。用此起支庶，踐尊位」，是說唐玄宗是睿宗第三子，在中宗末年兼為潞州別駕時，「常陰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後來殺韋后、安樂公主，以武力為父親奪權，使父親即位為睿宗；後來玄宗因平定宗社禍亂之功而被封為平王、立為皇太子，但仍威勢過大，使父親備感威脅，令父親睿宗屢次讓位於玄宗，甚至玄宗即位後，為了權勢的集中亦殺了姑姑太平公主。⁶³因此〈梅妃傳〉作者評議玄宗時，從他為了個人權位而對親人無情開頭。

⁶³ 〔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玄宗本紀上》*Jiu Tangshu : Xuanzongbenji shang*

〈梅妃傳〉批判唐玄宗對兒子不慈，則以玄宗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搶奪兒媳為妃當成批評中心，〈梅妃傳〉說：「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閎萬方美色眾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玄宗在得楊妃之前，生活就已經「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閎萬方美色眾矣」，沒想到還為了「中其心、滿其欲」，不惜「變易三綱，濁亂四海」——搶奪兒媳楊氏為貴妃；既然「變易三綱，濁亂四海」，天下之亂豈非起於唐玄宗自己。

作者又舉唐玄宗「一日殺三子」作為玄宗對兒子不慈的另一證據，這是「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並廢為庶人。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鏞長流瀼州，至藍田驛賜死」事。⁶⁴此事的起因於太子李瑛母趙麗妃、鄂王李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不敵武惠妃受寵，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⁶⁵因此三子「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⁶⁶而武惠妃又與李林甫謀立壽王為太子，因此「以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構陷三人，玄宗為此大怒而有廢黜太子之意；雖然張九齡曾上言打消玄宗此念頭，但李林甫又進讒言，最後果然「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其冬……三庶人為崇而薨」。李林甫更進一步地建議玄宗立壽王瑒為太子，不過玄宗則以忠王李亨仁孝，年又居長為由，立元獻皇后子李亨為太子。⁶⁷藉此，一則可見惠妃受寵弄權，與李林甫相善，使得玄宗一日殺三子；反觀楊貴妃得寵，楊國忠得權，楊貴妃所受待遇與惠妃同，也未必如武惠妃弄權以致玄宗殺子。二則可見，唐玄宗對於自己的親生子不曾手下留情，一日殺三子而不心軟，輔以搶奪為妃的兒媳是受寵之子壽王的妻子，更可見唐玄宗對親生子的無情。〈梅妃傳〉作者不僅在論贊開頭批評玄宗對親人的不留情，文中仍持續針對玄宗不顧父子親情加以抨擊。

據〈梅妃傳〉作者的看法，正是因為玄宗為了個人權勢及私欲，對待親人往往殘忍無情，能夠「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亦能為「中其心、滿

卷8，頁165-169。

⁶⁴〔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玄宗本紀下》*Jiu Tangshu : Xuanzongbenji xia* 卷9，頁207-208。

⁶⁵〔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李林甫傳》*Jiu Tangshu : Lilinfuchuan* 卷106，頁3235

⁶⁶〔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庶人瑛傳》*Jiu Tangshu : Shurenyingchuan* 卷107，頁3259。

⁶⁷〔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李林甫傳》*Jiu Tangshu : Lilinfuchuan* 卷106，頁3236-3238。

其欲」而強搶兒媳為妃；甚至玄宗先後寵信李林甫、楊國忠，「受制昏逆」，肅宗被立為太子後仍數度危險：「及立上（肅宗）為太子，林甫懼不利己，乃起韋堅、柳勳之獄，上（肅宗）幾危者數四。後又楊國忠依倚妃家，恣為褻穢，懼上（肅宗）英武，潛謀不利，為患久之。」⁶⁸因此，玄宗的父子關係始終處於矛盾而緊張的情況，才會在安史之亂玄宗西幸的途中，肅宗宣告即天子位，間接向玄宗宣告自身勢力已經足以與父親分庭抗禮；而玄宗於此變局之中，只能宣布退位，為太上皇。甚至，待得安史之亂平定、玄宗回到長安後，肅宗因李輔國離間，便遷玄宗於西內甘露殿，又將高力士、陳玄禮等玄宗舊臣遷謫，使玄宗舉目無故人，愈來愈不快樂。⁶⁹由此種種皆可以看出肅宗對於父親玄宗仍十分戒備猜疑，而玄宗之所以落得「窮獨苟活，天下哀之」的境地，全是由其過去對親人無情的作為所導致，因此〈梅妃傳〉不僅對玄宗絲毫沒有同情之意，甚至認為這是咎由自取、報應不爽：「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最後，由中間一段提到梅妃的話，足以說明梅妃「史鑑」的作用：「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為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一方面藉〈梅妃傳〉中梅妃的出現，襯托出楊貴妃的善妒霸道，以此回應素有評論者認為貴妃後來之所以死於非命、全家被趕盡殺絕皆是由於貴妃或楊家的橫行霸道，是自取滅亡；另一方面，藉〈梅妃傳〉楊貴妃受寵、梅妃被棄，可以得知會為了輕薄尤物遠離高潔君子的玄宗，或許才是真正「昏逆」之人，亦才真正需要擔負起「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的責任。因此，李林甫、楊國忠固然有錯，但真正惡積禍滿、大難臨頭的人也只有玄宗，正是「天所以酬之」。若與《舊唐書·玄宗本紀》末的〈史臣曰〉，論述玄宗在位得失的話進行對比，兩種觀點的差異便非常清楚明確：

開元之初，賢臣當國，四門俱穆，百度唯貞，而釋、老之流，頗以無為請見。上乃務清淨，事薰修，留連軒后之文，舞詠伯陽之說，雖稍移於勤倦，亦未至於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紕繆，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寶已還，小人道長。如山有朽壤，雖大

⁶⁸〔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肅宗本紀》*Jiu Tangshu : Suzongbenji* 卷 10，頁 240。

⁶⁹〔後晉〕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玄宗本紀下》*Jiu Tangshu : Xuanzongbenji xia* 卷 9，頁 235。

必虧；木有蠹虫，其榮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⁷⁰

可見劉昫等史臣認為玄宗雖然開元後期不再如開元之初勤政，稍倦於政事，但未至怠忽荒廢，至於天寶年間走向衰落，主要在於用人之失，也就是說，玄宗是受到小人蒙蔽迷惑才導致安史之亂，故有「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之論；與前文談到宋人曾鞏看待「楊花」，視為蒙蔽君王的小人相同。而〈梅妃傳〉作者進一步認為玄宗因自己鑄下的諸過錯，「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這全然是「報復之理，毫忽不差」；且最後引《孟子》「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暗指玄宗是「不仁者」，⁷¹並說：「蓋天所以酬之也」，作為貴妃、梅妃斬亡俱盡的評論。也就是說，〈梅妃傳〉認為玄宗不仁、殘忍好殺，以至於親生子對自己百般猜疑，得忍受「窮獨苟活」、寂寞清冷的老年生活，甚至還連累了自己所愛的妃子俱亡。

是以，〈梅妃傳〉表面上寫梅妃，實為借用鏡中虛有的梅妃對應、反映實有的貴妃，更藉由鏡中的梅妃遭遇鑑別玄宗的無能殘忍，為前代所論的安史之亂成因進行翻案；更進一步來說，雖然〈梅妃傳〉不喜貴妃，因貴妃並非理想中德才兼備的賢妃，在才識品行上或有所虧，但玄宗為象徵俗豔楊花的貴妃疏遠高潔梅花的梅妃，可知玄宗亦非品行高潔之人，既對父親不孝，又對兒子不慈，因此，真正必須為唐代國勢的衰敗負責之人並非楊貴妃，仍是作為皇帝的唐玄宗。

五、結語

宋傳奇〈梅妃傳〉一改前代眾多唐玄宗與楊貴妃故事的文本以楊貴妃為唯一女主角，另述梅妃江采蘋的遭遇，以「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的鏡像修辭手法，將白居易詩作〈長恨歌〉及〈上陽白髮人〉所用的典故及隱喻在〈梅

⁷⁰ [後晉] Houjin 劉昫 Liu Xu:《舊唐書·玄宗本紀下》*Jiu Tangshu: Xuanzongbenji xia* 卷9, 頁236-237。

⁷¹ [清] Qing 焦循 Jiao Xun 撰，沈文倬 Shen Wenzhuo 點校：《孟子正義·盡心下》*Mengzi Zhengyi: Jinxin xia* 卷28:「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98年12月），頁953。

妃傳〉內映射出來，因此〈梅妃傳〉情節在唐玄宗、楊貴妃、梅妃或漢武帝、陳皇后、李夫人重重層層的身影中，交疊掩映。

此外，〈梅妃傳〉又利用鏡子「不擇美惡」的「涵容」特質及「善辨美惡」的「洞察」功能，專寫虛擬的梅妃，藉著描寫鏡中虛設的梅妃形象對應鏡外實有的貴妃故實；同時又強調鏡內梅妃高潔的品格如同梅花的化身，而鏡外楊貴妃在梅妃的對照下才顯出其真正本質如輕薄俗豔的楊花。也就是說，在〈梅妃傳〉文本之鏡前，對於楊貴妃之美惡必先不加揀擇地反映，才能豐富梅妃此一「從無到有」的角色；然而，透過專寫梅妃之清美高潔，也由反面表現出楊貴妃之輕薄俗豔，「楊花雪落覆白蘋」的一人分飾兩角，以至於兩角（梅花及楊花）之美惡高下在〈梅妃傳〉內判然立見。

甚而玄宗為一國之君，對於柔婉高潔的梅妃無力保護，對於國勢的衰亂無力挽救，對親人無情、對父親不孝、對兒子不慈，因此玄宗的軟弱無能及殘忍無情皆被虛有的梅妃及實有的貴妃凸顯出來。換句話說，〈梅妃傳〉雖以梅妃為傳主，但實藉「根本沒有」的梅妃重新總結安史之亂的歷史成因，表達真正必須為唐代國勢衰敗負責之人實為唐玄宗。

故〈梅妃傳〉的鏡像修辭，一方面在「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書寫虛有的梅妃遭遇對應於白居易詩的情節，一方面以鏡子「不擇美惡」的「涵容」特質及「善辨美惡」的「洞察」功能，令孤高芳潔的梅妃角色對照輕薄俗豔的貴妃，暴露貴妃的真實本質；另一方面〈梅妃傳〉也具有「史鑑」的功能，鑑照出玄宗才是真正必須為唐代國勢的衰敗負責之人。

【責任編校：李宛芝】

主要參考書目

- 李劍國 Li Jianguo：《宋代傳奇集》*Songdai chuanq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1 年。
- ：《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Tang Wudai zhiguai chuanqi xulu*，天津 Tianjin：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daxue chubanshe，1998 年。
- 汪辟疆 Wang Bijiang：《唐人傳奇小說》*Tangren chuanqi xiaoshuo*，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2000 年。
- 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全宋詞》*Quan Songc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年。

- 張中宇 Zhang Zhongyu :《白居易〈長恨歌〉研究》*Bai Juyi 'Zhanghenge' yanjiu*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2005 年。
- 陳寅恪 Chen Yinke :《元白詩箋證稿》*Yuan Bai shijian zhengao* , 北京 Beijing :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 2001 年。
- 曾昭岷 Ceng Zhaomin、曹濟平 Cao Jiping、王兆鵬 Wang Zhaopeng、劉尊明 Liu Zunming :《全唐五代詞》*Quan Tang Wudai ci*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1999 年。
- 程毅中 Cheng Yizhong :《古體小說鈔：宋元卷》*Guti xiaoshuo chao: Song Yuan juan*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1995 年。
- :《宋元小說研究》*Song Yuan xiaoshuo yanjiu* , 南京 Nanjing :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 , 1999 年。
- 黃東陽 Huang Dongyang :〈唐王度《古鏡記》之鑄鏡傳說辨析——兼論古鏡制妖的思考進路〉“Tang Wangdu *Gujingji zhi zhujing chuanshuo bianxi : jianlun gujing zhiyao de sikao jinlu*” , 《中國文學研究》*Zhongguo wenxue yanjiu* 第 17 期 , 2003 年 6 月。
- 董上德 Dong Shangde :〈梅妃形象的深層意義——楊貴妃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個案〉“Meifei xingxiang de shenceng yiyi : Yangguifei wenxueshi shang de yige zhongyao gean” , 《中國文學論集》*Zhongguo wenxue lunji* 第 33 號 , 2004 年 12 月。
- 趙修霽 Chao Hsiupay :〈從「禍階」到「禍首」: 樂史〈楊太真外傳〉的書寫手法〉“Cong 'huojie' dao 'huoshou': Le Shi 'Yangtaizhen waichuan' de shuxie shoufa” , 《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34 期 , 2011 年 9 月。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 :《管錐編》*Guanzhuibian*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1986 年。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有關〈梅妃傳〉的見解雖然大致有迹可循，大抵不出程毅中、董上德、陳春陽等人的考察，然而卻能巧用「鏡像修辭」，將梅妃、楊妃兩人身影互映，並解析出兩人與前代創作層層疊疊的歷史映象關係，確實有效地將詩學研究精緻的詮釋手法移植至小說研究，詩情甚濃，可讀性頗高。

第二位審查人：

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論文，其中洞見連連，作者的批評眼光卻實不凡，而條分縷析，所論又是秩序井然，更是令人側目。儘管如此，有一兩個批評概念，作者不妨再作思考。首先，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作者實則在評析〈梅妃傳〉中的托喻（allegory，或譯「寓言」）手法，而托喻固屬修辭學（rhetoric）的範疇，是擴大的敘事性隱喻（an extended metaphor），作者仍應將文題縮小為「托喻」，或可改題為〈《梅妃傳》中的鏡象托喻手法〉。易言之，原題〈《梅妃傳》中的鏡象修辭手法〉大而不易捉摸，而且沒有直指文論概念的核心。其次，錢鍾書對「鏡子」的托喻內涵固然甚是，《管錐篇》所談卻非完整的批評概念，作者不妨參看一本仍然不乏價值的老書：M. H. Abrams 的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從中看看〈梅妃傳〉中的托喻修辭與文學呈現或模仿（mimetic theory）之間的關係，如此則讀來一定會有另番感受。